我的黑白人生

从维熙 著

生活書店出版有限公司
生活·新知·三联书店

从维熙 著

我的黑白人生

生活書店出版有限公司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4 by Life Bookstore Publishing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字版权由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黑白人生 / 从维熙著. —— 北京 :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3.10
ISBN 978-7-80768-006-2

Ⅰ. ①我… Ⅱ. ①从… Ⅲ.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Ⅳ.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1997号

出 版 人 樊希安
责任编辑 郝建良
装帧设计 刘 丽
责任印制 常宁强
出版发行 生活書店出版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1月北京第1版
201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965 毫米 1/16 印张20.75
字 数 270千字 图51幅
印 数 0,001–8,000册
定 价 39.80元
（印装查询：010–64052066；邮购查询：010–84010542）

中共中央组织部

维忠哈：

我双实就不起你了。不过，这没有关系。故人和战友，程书都是在战场上认识的，战斗的日子会久，就会熟悉。

你在"寂寞"的日子里没有浪费，用心培育了一个"高全姑娘"应该向你祝贺。我相信，这个姑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这也就回答了另一个问题：干吗书外人那么孤独？没有百文冰，那有外人花枝俏！

中共中央组织部

我不知道你孩子读写你设计的"第一片雪土"。俄国的冬季，在这段伟大祖国的数的年代里，创造了一个共产城，但是描写了这个时代的小孩，并不为人吸引人。那个地方倒出现过一些令人神往的好事呀，可是你把那里都把他的"给灭"了，至今使读者感到有点惋惜。

给家，去年曾经给我写过两封信。头一封，我回了他，第二封，我太忙，没有立即回他。不过，这

中共中央组织部

实在的，也没有改可写，只好在原把结束的关若干。你为采访到他，并把我这个作一个布望特写他。五条，这个离开了组织部的高个人，实际没有老年旦有了成就，我们这里像在的老像伙，听了自然也是很高兴的。

你们这批有了新丰富经历有正反两方面经验的作者，是大有希望的。我深信，你的专对的报道上将给你们的工作以新的。

胡耀邦 1978.2.4.

来信注释

胡耀邦同志复我信的日期，为一九七八年二月四日。

此时，正值我半人半鬼的尾声。所谓半人，山西马烽、胡正等老一代作家，得知我被关在山西“大墙”内之后，受人文良知的召唤，并以超越历史时空之智勇，于一九七六年秋天把我“捞”出了“大墙”，临汾文联主席伯乐老人郑怀礼，又将我这个离监之囚，收编到临汾文联工作；所谓半鬼，因为此时对右派平反改正的五十五号文件尚未下达，我虽从苦海上岸，但没有署名发表作品的权利，记得当周恩来总理逝世时，我写下悼念周总理的长诗，是以“临汾文艺工作室集体创作”之名，见诸于当时报刊的。

但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文革”暗夜即将结束的几年时间中，我赢得了写作时间（详见书中《晋善晋美》一文）。因而于一九七七年冬给耀邦同志写去一封自白心声的书信，信中详尽地倾吐出我的心声。当时，我只是抒发个人情怀，并没有期望耀邦同志能给我复信，但关心中国历史走向和知识分子命运的耀邦同志，却很快给我回复了这封情深义重的信——信没有寄往山西临汾，而是寄往我北京只有八平米的寒舍。因而，直到我平反之后的一九七九年初重返北京后，才读到耀邦同志这封复信。记得，我读这封复信时，因感动而流下了一个浪迹“大墙”十多年为囚者的泪水。

值此三联书店出版《我的黑白人生》之际，编者想连同此信一起成书，奉献给关注中国历史的读者。笔者赞同此举，便将此信从历史文档中取出，以示一颗死而复生的文魂，对耀邦同志永生的崇敬之情。这里需要向读者说明的是，耀邦同志信中提及到的“第一片黑土”，即我重返京城后出版的长篇小说《北国草》；“乌金姑娘”是我当年赴山西大同煤矿采访女子采煤队的往事，进入历史新时期之后，因自审此作存在历史瑕疵，便没有拿出来出版面世。特写此来信注释，告知读者。

从维熙2013年10月3日于书斋

自序：泅渡者言

一位西方的哲人，说过如是的两句名言："人类爱大海，因为身后有岸。"

记得，我读到这两句哲言时，还是刚刚涉足文坛的青年，并没觉得这两句话有什么智慧含量。直到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我重返文坛后与诗人张志民、评论家顾骧等几位文友，应海军之邀出访西沙群岛时，才唤起我对那两句哲言的思考——因为在海上遇到了十级强台风。

当时这艘两千吨级的舰艇，在海上如同醉酒般上下起伏，巨浪冲上舰艇甲板，有的作家晕眩，有的作家呕吐；历经二十年苦难生活磨砺的我，虽没有出现文友们的病态，但当舰艇夜里在台风眼中不能行驶、不得不抛锚在大海，锚链随着上蹿下跳的巨浪碰撞，在舰底发出一声声巨响时，我内心突然升腾起了对海的恐惧。直到第二天黄昏，舰艇终于在暴虐的台风中驶到了西沙的永兴岛，上岸之后我才猛然明白了那位西方哲人两句话的深刻内涵，并反问自己道："大海是非常美，但如果没有岸，还有人会对大海一往情深吗？"

如果把这个感悟，在时间上向前推移延伸到中国历史上的混沌年代，许多受难的中国知识分子，表演的不也是一曲曲浪与舟的悲歌吗？不同于我在海上遭遇强台风的是，一些身陷囹圄的文化人，

在风浪中没有坚韧的舰艇甲板和厚厚的救生衣用以自保，而如浪中一叶叶风帆或一片片轻飘的浮萍，任凭“文革”年代的东西南北风吹来吹去。因而从这次出访西沙开始，海与岸的感知告诉了我，对自己经历的黑白岁月，应该有一个系统的回顾，不然不仅愧对昨天的历史，更愧对改革开放后的今天。

也算是文化的机缘吧，2012年底我才把《我的黑白人生》整理完毕，2013金蛇之年的新春，三联书店总编李昕先生便冒着寒风带着一位编辑亲临书斋取稿。此举让笔者感触良深。我之所以有如是的感悟，实因文化中商业因子不断膨胀之故，有些文学书籍的出版单位，便以“金钱”二字当成出版的终极目标；而我笔下的文字，是“以真为镜以史为魂”的沧桑文字，三联总编亲来登门索稿，让我在蛇年伊始，似又看到了出版界的一线曙光。因而我特意给三联来取稿的伯乐，沏了一壶浓香的铁观音，在边饮浓茶边畅谈出版界当前百态时，李昕先生道出了三联的出版标准：“只要是导准中国历史脉门之作，无论是喜歌还是悲歌，都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强国之梦有利，因而只要是书写历史真实之作，都在我们三联的出版视野之内。”

我说：“只有将月残和月圆都纳入文化视野，才是中国历史的全圆。沉溺于歌舞升平者误国，卧薪尝胆者兴邦。祝三联在实践中华民族强国梦中，百花吐艳，硕果满仓。”这不仅是对三联的美誉，也是对文化出版界的期冀。故而以此“泅渡者言”为《我的黑白人生》书序，在以励国志的同时，并慰藉那些昔日在历史台风中，因落水而仙逝的众多知识界的英魂。

2013年5月下旬于书斋

目　录

自序：泅渡者言 1

童真岁月三题

老屋手记 3
少年时，不懂爱情 10
觅故记趣 15

冰雪驿路八忆

驴车马车闹京城 21
芦花魂 33
书殇 56
人与“狼”互变的往事 61
“黑鬼”白描 70
浪人传奇 85
寄往天堂的书简 113
“四书生”四十年祭 126

生命绝唱五响

犹记柳暗花明时 …… 155
男起解 …… 165
普善普美 …… 172
母亲的“马拉松” …… 198
绿为媒 …… 225

文苑万象九描

文学百年的悲与欢 …… 243
走笔胡适故居 …… 255
香消玉碎的咏叹 …… 261
永远的“巴金星” …… 268
荷香深处祭孙犁 …… 276
悼祖光 …… 286
蒲柳雨凄凄 …… 289
别了，江南秀士 …… 305
梦里梦外忆浩然 …… 308

夕阳唱晚两首

朝花夕拾 …… 325
秋赋 …… 326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童真岁月三题

老屋手记

多少年了，我想回到我落生的屋子去看看，因为那是一个生命与这个世界发生联系的起点。如果把人生比作一场长跑的话，呱呱坠地时的婴儿啼哭，可以视为他已跨入人生跑道。任何人——不管他后来成了帝王将相，还是布衣布履的庶民百姓，那生命第一声啼哭，就是开始了人生旅程的自鸣钟声。因而，穿越了二十世纪大半个世纪的我，一直想回到我呱呱坠地的老屋，去倾听一回我的婴啼，俯视一次我生命摇篮的胎记。

尽管生我养我的故园，离北京只有一百多公里，县委的同志又常常拉我回到县里，让我去体验一下老家的变化。但我始终没有去过母亲生下我的那间老屋。之所以如此，它对我不仅有一层神秘的图腾色彩，不想随意就破坏了神圣的感情；更为重要的是，人之初的那几间老屋，会勾勒起许多沉重的记忆。我走过太多太远的风雪驿路，我怕自己承受不了那巨大的感情冲击。因而每次县委的同志提议，要开车带我到生我养我的山村去看看时，我都说：“不忙，先去其他乡镇，下次来再去看生我的那间老屋吧！”其实，我的故园离县城不到二十公里，乡间的公路早已四通八达，不需多少时间，汽车就能开到我的故宅了。直到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春天，县委再次来京城接我回县，说是老家的电视台也想做一个“少小离家老大回”

的亲情节日——我无法推辞，才有了这次回访故园去朝圣之行。

按说，我的生活阅历，早已死了许多人生情愫，但是当汽车离开县城，驶上通往山区的公路时，我仍然心跳起来。我对自己说：别！你都是七十的老翁了，哪还有那么多的浪漫细胞？说归说，理性此时还是成为负数，很快被感情的洪水冲塌淹没了。汽车飞驰过的平坦公路，在我记忆中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山石小路，孩提年代的我，坐着家里那辆铁瓦大车，曾无数次走过这条山路，到县城里找中医看病。我是从氏大家族中的长孙，在老人眼里是传宗接代的根，但我年幼多病，因而爷爷常带着我进城看病。记得，大车要穿过一个叫老爷岭的山口，每次大车走到山口上的“老爷庙”时，爷爷都要下车对着庙中的关老爷的泥塑雕像弯腰鞠躬；也不管车轴缺不缺油，车把式一定要跳下车来，用油刷子往车轴里抹上黑黑的车油，然后才能挥动鞭子，驱动骡马拉着的大车继续上路。这都是为了一句古代流传下来的民谚：“车行千里路，人马保平安。”此时，我用双眼寻找那座“老爷庙”时，不仅那庙宇消失了踪影，就连那座山口，似也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被岁月冲刷成了一马平川。

汽车开进村子，正逢家乡集市。过去小山村是没有集市的，记得爷爷买一盒火柴，都要走很远的路，尽管按阶级分类，我家属于地主阶级，但在我的记忆里，常常看见爷爷用火镰打火燃点屋里的油灯。只有我在天津北洋大学上学的爸爸和在北京辅仁大学求学的叔叔，放假回到故园时，带回来手电筒，才给我的童年生活带来充满奇异的光亮。对我来说那小小的手电筒，简直若同梦幻一般，我不知它为什么会发光，更不知那光亮来自哪里。此时，在家乡的集市上，不仅摆放着各色彩灯，有的小贩还把二手电视、电脑搬运到了集市，让我顿感难以寻觅到流逝了的童年的感觉。唯一得以自慰的是，那些叫卖声是我从小熟悉的燕山乡音，我从那乡音中，还能认知这是我曾经生活过的土地。

陪同我来的县委小李问我：“从老，您怎么不说话？”

2001 年 10 月金秋，我回访生我养我的老屋。

我两眼含着泪水，回答说："怕是难以找到我的从前了。"

"你家的宅院没有变，我帮您找！"说着他昂起头，从人头蠕动的集市，想把我的故宅指给我看。我说："别，让我自己来辨认吧。"虽然时光流逝过去六十多年了，我相信我还能找到我的生命之根。目光所到之处，昔日的小学学堂，已然消失了踪迹，但我还是很快辨认出了阔别了多半个世纪的老宅。尽管昔日青砖的门楼以及围墙已不复存在，但内院里那几间青砖老屋，还容颜未改地站在那儿。在我的幼童年代，我曾顽皮得像猴儿一般，在房前屋后奔跑，有时又安静下来，仔细地端详那穿堂门上的木雕。我从那些木雕上知道了"八仙过海"、"送子观音"等古老神话。尽管这些木雕的颜色，已被世纪风雨洗刷得失去了原有的色泽，但那些曾经勾起我童年无数幻觉的图像，还依然完好如初。

房子的新主人，不知是哪家的妹子，她穿着一身亮丽的红色衣裤，不知这是我出生的老屋，还以为来视察的干部，因而睁着两只圆

圆的杏子眼，颇有“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惊奇。小李为她解疑说：“他不是咱省来的干部，是这村子的老熟人。你猜猜他是谁，猜对了县里有奖！”她从上到下把我又打量一遍，还是无所突破。最后还是村长开口了：“前些天，你不是说读过一本什么书吗，他就是……”

“哎呀，原来您老访故来了，我去给您老沏茶。”

我说：“别了，看这老屋比喝茶还要解渴。”

“家乡都知道您老，您老早就该回来看看！”她说，“咋拖到今天，才回乡来呀？”

为了冲淡我对故宅的浓郁情思，我有意自我调侃地说：“过去，我一个人不敢来，怕说我是揣着‘变天账’回来的。今天有县委的同志陪同，我才有了胆子！”

话一出口，院子里的乡亲都笑了起来，他们中间有村长，有我的叔伯堂兄，还有尾随我走进院子的娃儿们。我摸着一个男娃的光葫芦头说：“我离开这座老宅的时候，就像你这么大。真是岁月悠悠，一眨眼的工夫，一头欢蹦乱跳的小马驹，变成了一匹老马了！”

主人执意要让我到屋里喝茶。我跟随她进了屋子，没坐在椅子上，而是坐在了土炕上。之所以如此，因为我是在这个土炕上呱呱坠地的。娘把乳头塞进我待哺的嘴里时，我虽然一无所知，但是那渺若一丝萤火般的油灯灯光，却如刀刻一般永恒地闪亮在我的心里。因为从我记事时起，我就躺在这个土炕上，听娘教我北国的童谣了：

青石板
板石青
青石板上挂银钉

娘问我：“你猜猜，这是什么？”

我猜不出来。

娘说：“它是星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